

陳允浩文集

廈門英華書院旅臺旅菲同學會印

3 27.2
C 46

208646

中華民國六十年即一九七一年

陈允文集

厦門英華書院旅臺旅菲同學會印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三十日

著作者 陳 允 洛

發行者 廈門英華書院旅臺同學會

印刷者 文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昌街一〇五號



陳允洛先生像

陳允洛文集付印序言

廈門英華書院，創立於十九世紀末，爲我國東南沿海一著名學校。因其時歐美各國，與我國通商日繁，英文開始受國人注意，同時新思潮及科學智識，亦漸輸入。國家既未倡辦學校，福建廈門有此種教育機構，可謂得風氣之先，不落他省之後。青年就學者，初時以爲此種學校有本國書籍可讀，又可兼識外國文以及數學等，亦有好處，却未料及其出路之廣博也。最先受人重視者，是洋行以次開設，海關郵電機構及銀行，皆需要外文，在英華肄業者，正合其用。而一到東南亞英美法荷殖民地，各處當地政府爭先聘任，以此每得高級位置，出人頭地，校譽卓著。

當年在東南沿海通商口岸，亦各有與英華書院同性質之學校。但是廈門爲閩南人士出海港口，而東南亞各處華僑，擁有經濟大力量者，多爲閩南人，故英華學生之出路與展佈機緣，比較爲廣。過去閩南人士，在我國政治上頗有地位。自十七八世紀以來，北上在國內政界活動者漸少。南進向海外商工業謀發展者日盛，至今閩南有地方被稱爲僑鄉，中華民國成立，華僑被稱爲革命之母，大都是閩南人，可以爲證。就今日臺灣而觀，有此一片乾淨土，得發揚中國文化，推本溯源，即由閩南先民來此開發，現今在此大興土木，發展工業者，頗多爲旅菲律賓華僑，而此羣旅菲華僑中，英華同學亦不少也。

英華書院校訓爲誠智，校歌有句曰，誠唯敬一，智從學來，諸同學謹守此校訓，故在臺灣及東南亞各處，都得人信任。同人等出校門後，到處與同學相會，見此情況，極爲欣慰。遂各在居留之地邀集同學，設立英華書院同學會，藉以聯絡情誼，互相扶助而求發展，以顯揚母校師長專誠盡智，着意培養之深心。

同人等每於聚會時，回想當年弦歌地，無任神往，風景是否不殊，師友有無存在，欲如昔日欣然賦

歸，重遊舊地，訪舊談心，已絕不容易矣。每聞有師長在國內零落景象，至爲關懷，如一九六九年沈校長之歿，不勝傷悼，旅菲同學曾爲開會追思，並刊發紀念冊以誌不忘。偶有師長在旅中相逢，則大爲喜悅，如年來前教務主任陳允洛先生來臺菲，同人等得知，屢與之長談，無異當年在校共聚一堂情況。同人等所熟悉者，知陳先生爲母校國文教師經十四年，至日軍佔據廈門，乃挈眷仍赴南洋，後住新加坡，任南洋商報副經理。近因年老退休，遂得屢來臺菲，復知其過去所經歷。陳先生於十八歲時，即光緒卅三年一九零七年，亦曾在英華書院任國文教員數月，可謂與英華書院發生關係甚早。二十歲宣統元年即一九零九年，赴仰光任教職，即加入中國同盟會，與已故黨要人黃興居正等多相識。在仰光對於初期黨務及文化運動，頗有出力。又在仰光辦學辦報，亦有表現。倒袁時期，返國參加革命。既而爲廈門民鐘日報，在南洋各處招股，並回廈經理，後又赴仰光辦學辦報，民十四年，乃返廈鼓任英華書院教務，如上所述。

英華書院校史，同人等耳熟能詳。就過去師長而言，不論英文國文教師之才學，爲同學所稱道者，固不乏人。惟擔任教務久，淵源深，有寫作，如陳先生者，却無多，於今猶健在者則更少。而陳先生之遭遇，適逢中國新陳代謝時期，革新運動又每參與，故聽其縱談今古，與讀其作品，每能忘倦不舍。因此同人等請其將所作文章編整成書，願爲付印，以公同好，勿令湮沒。陳先生自謂，早期對革新運動曾努力，在報業服務亦多年，惟職務是經理，不須作文，亦不長於爲文。說我是開風氣先導之一員則敢承，欲將所爲文印刷則恐貽笑。同人等不以爲然，陳先生亦不固辭。遂就其剪存者並舊作若干篇，不分長短精粗，總爲一冊，自定名爲可想而知集。其謙虛態度可以想見，同人更樂爲付印。並決定將此文集作陳先生八十二歲生辰之紀念品。惟書名由陳先生自道固可，作爲紀念品如此稱謂則未安，遂與陳先生商改，更名曰陳允洛文集，至於陳先生自序則依舊不改，遂以爲序。

自序

余與報界最有因緣，數十年間，都在此中生活。從來只能慎思慮，勤治事，惟拙於交際，不善屬文，故僅得站穩崗位，不能發達揚名。文字如非必需，則藏拙不作。在新嘉坡時，自一九五五年，重入南洋商報經理部任職，至一九六三年退休，當時編輯部同事，每索稿登諸副刊，新年特刊亦應囑寫交，間亦有他報索去發表者。九年來所作，友好有閱者，或謂其中有可作南洋華人初期文化運動史參攷資料，其餘對於學術思想文藝之觀感，亦足以資考證及互相發明之需。仰光星馬友好，曾囑我整編成本付印，以供同好一閱。但余有所作，每因舉筆寫一事，他事則聯想而來，不忍割愛，遂成一篇拉雜話，不能成為有義法的文章。文字則文言白話相混，又滲入閩南方言，恰如俗語所謂三合土，不堪登大雅之堂，故漠然不曾着手。我今既自知，何不加以修飾潤色，惟其如此，反失却暢談本意。我從來好讀莊子，思想稍受其影響，覺得馬牛任咩，不須介懷。又知莊子一書，所以能引人入勝者，在乎議論少事例多，心竊效之，自以為是，貽笑無悔。我此數年來所作，皆用老生為筆名，以所見或與人異，但皆在常理之中，初自思如將所作編印，可名為老生常談。今因一九六四年，商報新年特刊，我有一篇瑣談，題曰可想而知集。此為在職期間最

後之一篇。又想不如定名為可想而知集。遂以此篇瑣談排首頁，其他隨便翦貼，湊成一本。年來因遊覽菲臺，不時與廈門英華書院舊同學會晤，談論間有提及我過去作品者，勸我印刷。李君詠真最先感興趣，屢與謝君重仁計議。老友李君漢青亦從旁鼓勵，指導印刷要點，復與旅菲同學蔡君維潔杜君中禎決定。並囑我搜尋過去與近來所作，及寫一篇自小至老之經歷加入。遂將所翦貼者檢出一部份，與前後所作幾篇，合為此集，交同學諸君與印刷局接洽付印。尚有一部份暫且留下，閱者如以為可想而知，毋須再閱，便罷。或認為知而可想，則所存一部份，有關掌故學術及僑情者，便可續印。稿件交印刷局排版之後，同學檢校，對於書名以為未妥，遂從同學之意更改，惟自序既將原名定名經過提起，則照用不改，是為序。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即一九七零年十二月

陳允洛



自序

目錄

可想而知集	一九六四	一
打破沙鍋問到底	一九五九	一〇
廢墟中拾古董	一九六〇	二七
桐城派古文與死文學	一九六三	三九
爲何崇拜孔子	一九五九	四五
再談楊朱	一九六二	五〇
嚴子陵與林和靖	一九六〇	五五
文以載道	一九五六	五八
英雄本色	一九六一	六一
談美與奇	一九五七	六三
搔不着癢的談笑	一九六二	六七
詩畫談笑錄	一九六二	七一
欣賞藝術	一九六二	七四
讀書方法	一九六二	七六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一九六六	七八
老實話	一九六二	八〇
送禮的藝術	一九五九	八三

漢字簡化究竟如何	一九五八	八六
緬華初期文運史料	一九六二	九八
我所知閩南之新聞事業	一九六八	一九
民廿四年所知閩南新聞事業	一九三五	一二二
我所知海外之新聞事業	一九六八	一二九
閩南詞語考源	一九六八	一三七
昔時閩南之私塾	一九六八	一四六
泉州懷古	一九六九	一五九
宋明史上的泉州人	一九六九	一七五
作文教法應變術	一九三六	一九二
教歷史經驗談	一九三五	二〇六
出乎意外瑣事	一九六六	二一二
讀報辨思錄	一九六七	二二二
參加與追隨	一九七〇	二三九
舊事重提	一九六六、一九七〇	二四五

附註：上詳明公元之年，即作此篇文之時，文中所引，有些為當時事情，故每篇註明。
附書法及比賽新聞

可想而知集

這幾小段文字為我一九六三年將退休之年所寫，留作一九六四年商報新年特刊之用，每段就入所定論的辭句，回想一談，頗有自得之趣。如曰此亦可想而知，却合我的老生常談之意，因我的筆名為老生也，遂以此為題。

老當益壯

報上新聞，對老人處事練達，不落人後，輟譽之曰老當益壯。即座談間，對老輩亦常聞以此語相稱道。按此語是從馬伏波將軍來的，他說大丈夫窮且益堅，老當益壯，係此老自勉壯語。如引用以讚人，語氣殊不稱。因其中那個當字，實含有訓誨之意。例如政府機關，有個老職員，辦事遲滯，長官不悅，職員諄諄其老，長官必能說，在職諸人，皆當勤奮，豈可言老，老當益壯呀。又如商店老板，對老夥計暗示，汝切勿倚老賣老，老當益壯，免使少年效尤。此語用法如是，故不適合稱讚。如要採用，須將老當二字顛倒，寫作當老益壯，便無語病。

夕陽無限好

夕陽無限好，實在堪娛，接一句只是近黃昏，便有深致感慨之意，殊不達觀。凡好景都是一刹那，何獨夕陽。譬如朝陽，亦無限好，轉瞬而炎威迫人矣。時運之興如日中天，燦然光輝，極其滿意，不久下坡，如日西斜，若知此理，便不須感慨。又詩句有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亦是老人致慨之語。引用時若將此二句吊轉，為昔年親友半凋零，去日兒童皆長大，則見出新陳代謝，後起有人，前

途大有光明景象。

塞翁失馬

塞翁失馬，下轉一語曰安知非福，希望今後有所補，聊以自慰，甚好。但是另有一句，塞翁得馬，安知非禍，便甚無聊。人逢喜事精神爽，自當表示歡樂。若欲學像槁木死灰，得失皆漠然，則不近人情。淮南子述此段故事，是說有術者，能預知，既能預知，自在意中事，故無憂樂之感。人讀此亦無憂樂之感，讀他何用。不如讀那些窮光蛋得志，揚眉吐氣神情之文，爲他們下一點熱淚爲快。如蘇秦封武安君，路過洛陽，父母郊迎。鄧弼答蕭馮兩生所問，而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周進赴考連捷，而爲學政。皆有此感。惟寫蘇秦吐氣的話太多，反使其家中人難堪，則過火耳。

諱疾忌醫

此語是譏人不自珍攝，有暴棄之意，與財多身弱句，適成相反，亦是譏人之詞。實際上須作兩面觀，自願者言，是人既有財，則飲食行樂無度，戕賊致弱。又既有財，則知貴其身，避風露，食補品，與未多財時表示較弱。旁人見狀，不免竊笑。就隱者言，則有苦衷，今有人於此，身體未嘗無缺陷，必須調治與休息，却工作如恆，亦不示弱。因爲如使人知其身弱有疾當醫，將被輕厭，生活上或起阻礙。以此忍而不言，乃無後患。其諱疾忌醫，實是應付環境之法。

勞心者治人

孔孟言語，爲近代搞政治者指責，而引起一般人排斥者，在孔則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爲愚民政策。在孟則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謂有階級貴賤之分。孔子那兩句是爲政方術，下段另

談。孟子此二句，則因勞苦羣衆抬頭，志在討好，遂舉出指斥。其實是治事步驟，不能說有階級貴賤之分。過去者不必舉例，以現在最前進之國家言，其所施行，與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亦無違背。試看民間的工團幹事，地方各部官吏，以至國家的部長主席，盡皆當勞心於如何統治領導或應變鬥爭，何暇爲捆屨織席諸般勞力之工作。有時聞見主席自執鋤掘土，最高執政開動剷土機，不過是開幕的隆重典禮，與古時春耕，當地長官赴社稷壇下種，同一用意，不能說是勞力。孟子那段議論，解釋是通功易事，即後世分工合作之道，等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理。治人治於人，是情勢所必然，儘可互相移易，自無貴賤階級之分。

民可使由之

自歐西民主政治思想輸入，排斥孔氏者，即指摘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句，爲愚民政策。梁啓超爲作一新解曰，民不可不，應各加一讀，即民許可乃使由之，民不可則使知之，此是尊重民意，不是愚民政策。復有人爲之辭曰，其上句與孟子的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相同。下句不可，與孟子的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一段亦相同，孟子倡民權，亦是承孔子之學，故此二句如梁氏所解甚正確。但若加以細思，便露出破綻。上句以國人皆曰賢作註腳，尙覺近似。下句以國人皆曰不可勿聽作註腳，看那使知之三字，便說不去。因用舍皆是就民意來決定，人民原已明知，然後加以否決，何須再使知之。按此二句原是相貫而成一條路徑，不是不彼則此的分做兩面的辦法。可以說是施政方術，確是從經驗得來而不可易的。政治只管採用民主，尊重民權，至於施政方略步驟，主持者自有把握。在軍事方面，人皆知須當秘密，以免洩漏軍機，被敵方所制，不但使民山不使知，連兵士亦只有聽令服從。至於政事，如外交之折衝樽俎，裨闔縱橫，也與用兵一樣，有時喚起民衆共同努力，也是一種策略，並非先使民知其本意。若夫內政，如興利除弊諸端，也是使由

不使知，因施行一事，雖是爲公衆爲永久的福利，其中定有一小部份安於現實，或暫時損失，安得盡如人意，越解釋越生糾紛，何如使由便够。故此二句之價值，不能否定，勢所必然，非有惡意。迎合民意，牽強附會，反失其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引用古語以作評論，一是要加強力量，世稱引經據典，係用其語，並取其意。一是要樹立權威，指摘古人，以示卓見，是舉其語而反其意。一是藉題發揮，撥開語者之意，而順文直解。第一例，自古有之，如學習，不管作用如何，其引孔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意却無失。第二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斥其爲愚民政策，以證明其傾向民主。第三例，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照程朱之意，是解作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僭亂無上下之分也。有引來排外排滿，謂夷狄無禮義，雖有君長，殊不足道，比諸夏無君還不如。換句話是說假使無君而皇皇如也，較好認夷狄爲君長。此解是否孔子之意，不可知，總比程朱以之有換作且有爲順。現有人縱談天下事，舉老子一句治大國若烹小鮮，亦屬第三例，謂世上有些治國者，想到便做，雷厲風行，不恤勞瘁，幹勁一鬆，即棄置不顧，另換一套，再下一令，亦復如是。恰似小民之烹小鮮，不熟或過焦，棄去殊不足惜，再來一次，亦來得及。惟將原句的註解一看，則謂烹小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又云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說如清淨無爲，便能致治。此與順文直解之意相反。註家旨在闡明哲理，不屑淺說，字義反而不明。三者皆是利用古語，惟第三例輕鬆而巧妙。

僧敲月下門

賈島此句，初以推字敲字，審慮去取，未能決定，偶遇韓愈，爲言其故，愈爲決定用敲字。因敲字

聲調高，讀來響亮，有抑揚之致，實爲千古定評，談詩者都無異詞。不過此是就修詞方面言，若論情景，尚可研究。試想山寺僧衆，夜間因公外出，則燈籠火把，昂然出入，已非詩人取材對象。必是閒來無事，趁風清月皎，私自出門，與雅士談心，或與情侶說愛。因此無論大小僧迦，歸來必悄然而入，免致驚動伴侶，擾其清夢。故其出也，必掩門而行，及其返也，則推門便得。若用敲門，於夜闌人靜之際，力重則空谷傳聲，四山皆響，小聲則伴侶酣眠，必無應者。故以修詞論，自然取敲字好，以情景言，却是推字真，不用推字而用敲字，毋乃以辭害意。

註曰不好

王荆公詩，有春風又綠江南岸之句，妙在一個綠字，讀此詩者，都知欣賞。故寫詩話者，每每提起。寫此段故事者，謂荆公寫此句，初是用到字，圈去，註曰不好，又改用過字入字等數個，最後乃用綠字，因原稿擲在字紙籠中，爲人拾得而知之，今人每據此傳述。按詩詞起稿，每須修改，人人如此，荆公亦然，事却可信。自作自改加以自批，則有可疑。廢稿中如有此註明者，除非今日的函授學校，或昔時擔任觀說的先生，指示學員斟酌自改，才有可能。以天性執拗的王荆公，是「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人物，豈能加註不好二字於其旁，而且是擲在字紙籠中的廢稿，不是存意與人看的，何必如此旁註。定是述者欲使人知詩人用字之煞費苦心，將此句曾屢加修改之經過寫出，而刻劃過甚，故有此句，不免畫蛇添足。章實齋曾作一篇古文十弊，其中一段畫蛇添足，說起有託爲一孝婦作傳者，寫此媳婦年五十歲，服侍八十歲臥病之家翁，早晚看顧，親捧溺器，不辭勞瘁。却要添一筆曰，翁歎然，婦曰，翁年八十，婦年五十，何嫌何疑。他說此婦之不辭勞瘁，已足感人，添此一筆，反映出述者的不正心腸云云。一經說破殊覺好笑，對於所述之人物却無損害也。

錦上添花

上文說記述荆公詩句，改用綠字經過之文，有一句註曰不好，爲畫蛇添足，因紀實文字，不當浮誇之故。若小說化描寫，則又不同，此可謂錦上添花，不妨增加曲折，使人意遠，結果與事實無背便好。筆記中有述宋代畫院故事者，大意是說宋代設畫院試士，命題令赴試者作畫，如狀元歸去馬蹄香，萬綠叢中一點紅，深山藏古寺等。述者將畫景舉出，然後批評比較，以切題意遠者爲最。我屢見筆記或報紙說起，講來講去，大同小異，是誰確實，無可證明，既成小說化，則以能說得多姿多采者便佳。凡所云云，皆不及數十年前許地山所述爲妙。他講深山藏古寺一題，謂當年有人畫羣山中有一處伸出寺簷一角，此圖有深山有古寺，惟既見簷角，則不切藏字。又有畫叢樹層峯，峯隙見一鐃鉢在空中，此圖不見古寺，惟見空中鐃鉢，深得藏字之旨，惟山不能算深，如寺藏在深山，則鐃鉢亦不可見，只有一圖，一僧從遠山間行來，背後隨一狗，此圖絕妙，深山之狀就圖當看得出，但何以知山中有寺，因有此僧，假使是行脚僧，則不能說山中有寺，因有此狗，則不是行脚僧，僧帶狗出入，以防意外，必是寺在深山，若在近山便不必帶狗，如此，則深山藏古寺一句，皆切合矣。我屢見述此故事者，每將第一二圖之景說明，狗隨僧行一景，反未見有述者。何者爲真，未能斷定，說得愈妙，則似錦上添花，足使人怡悅也。

趨炎附勢

趨炎附勢者，旁人皆惡之，即被趨附者，亦未必喜，其本人則如孟子所謂其色赧然，病於夏畦，內心亦未必樂。此等人物的機智，都在水平線上，假使彼等欲向正途求生活，前途發展，亦未可限量。由於彼等機智有餘，性遂有所偏，故從此方面伸展。社會上對於彼等，背後雖鄙薄，見面却加以禮貌。因其每奔走權貴之門，如遇事須通過權貴，苟得罪於彼，則所遇事件，能被阻礙，或無須央託者，亦不欲

得罪於彼，恐其藉勢來欺壓也。以此無虛與委蛇，所以趨附者得佔便宜，其目的亦在乎此。平心而論，此類人物在茫茫人海中，亦不算至壞，蓋世人的生活方式，各各不同，農工商醫政教之專業者且勿論，專以口舌爲生者，亦有種種，至其偏僻神秘者，更不勝舉，則趨附者如列爲一種職業，至少比偏僻神秘者爲上。而其本身當在吹拍時，何嘗不自覺失態，但不如是，則錢財何能入手，故彼必自慰曰，「譬如商人推銷貨品，未必貨真價實，人家未必需要，他們鼓其如簧之舌，使人動聽，而後成交，社會上亦視爲正當，我無貨品，自然靠這些好話權作貨品，主人接受，也是做了一宗買賣，所得酬報，等於銀貨兩楚，並非受恩可言。」我想彼等若作如是想，亦甚近理，趨附者當時雖得主人財物，是用諂媚換來的，一旦主人失勢，他掉頭不顧，別尋門徑，亦是勢所必至。譬如推銷商人，舊主顧既無力承購，再去招呼，不但徒勞，反如故意戲弄，使之難堪。我對趨附者的看法如此，孔子說，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是此意。至於不從正業而起家者，人反不以爲意，其實其人未必較賢。

禮豈爲我輩設

讀書解悶，不必有風花雪月文章，即枯燥無味之古書，亦有妙趣可尋。例如讀禮記論語，想到古時禮節，即極平常的道上相逢，尊卑見面，行跪拜禮。試想偏地泥土，一跪下去，則整齊衣服沾污，行人車馬經過停止，道旁閒人圍觀，恰如今人所謂戲劇性，身當其際者，不免忸怩。至於登門拜訪，必揚聲通報，整衣冠開門迎接，此是延宕時間而已，較無妨礙。我想事實上皆是不常有的事，有一句禮不下庶人，便可證明。從來官紳罕出門，如要出門，事前即有準備，或迎或避，可免臨時周章。寒士所居，或有祖傳大廈，大都被親族住滿，客人造訪，亦無法行其排場禮節。普人說，禮豈爲我輩設，可見古人便覺得無聊。我們小時，跪拜之禮未廢，民間除喪喜事外，亦罕見有此戲劇性的動作，今日喪事，尙有人依古制而行，其他則否。又如乘車，論語鄉黨章有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